

書發學自年青

歌詩習學樣怎

着天水穆



行發店書活生

書發學自年書

歌



行發店書活生

目 錄

- | | | |
|---|----------------|----|
| 一 | 抗戰建國與詩歌活動 | 一 |
| 二 | 一個詩歌工作者怎樣去裝飾自己 | 二 |
| 三 | 對於詩歌要怎樣去理解 | 三 |
| 四 | 詩歌與社會生活的關係 | 五 |
| 五 | 詩歌的形態和體裁 | 八 |
| 六 | 詩歌創作上的題材與主題的問題 | 三三 |
| 七 | 詩歌創作上的表現形式的問題 | 一六 |

一 抗戰建國與詩歌活動

使每個詩歌工作者感到興奮的，就是從「八·一三」抗戰以來，隨着抗戰建國的工作的進展，詩歌工作，一天一天地，更有力地，開展起來。

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的爆發，使詩歌工作者們激揚起了他們的灼熱的感情。在詩歌工作者的心裏，好像火山起了爆發一樣，熱情拼命地要爆發出來。同時，由於民族統一戰線的結成，政治上一天一天地明朗化，給中國新詩歌運動，造成了極有利的環境。詩歌的天地，由於抗戰，一天一天地，擴大起來。對於詩歌運動的種種的客觀的限制，一天一天地，被解除了。在這種有利的環境中，詩歌工作者們，破壞了種種的主觀的和客觀的

拘束。客觀的現實的發展，使詩歌工作者，漸漸地，克服下去，自己的過去的種種的非現實主義的傾向。狹隘的公式主義的傾向，宗派主義的傾向，唯美的個人主義的傾向，這一切的東西的殘滓，由於抗戰的進展，都漸漸地被消滅了。「八·一三」的抗戰，不只是消極地使詩歌工作者克服下了自己的種種的缺點，而且是，積極地，把詩歌的活動的天地給擴大起來。就是因為「八·一三」把偉大的民族革命的現實給提供到所有的詩歌工作者的前面。在偉大的現實的光輝之下，我們的詩歌工作有力地展開了。

「八·一三」的偉大的民族革命的現實，第一，使中國全國的詩歌工作者都團結了起來。但是，在組織上，雖然到現在還沒有成立起强有力的集團，可是，在精神上，所有的不願意作亡國奴的詩歌工作者，都是，有形地，或，無形地，團結起來了。抗戰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戰。在帝國

主義的炮火之下，現實主義的詩歌工作者，更進一步地，去接近現實，就是過去沉溺於唯美主義的泥沼裏的詩歌工作者們，也向着現實睜開了他們的眼睛。抗戰，成爲一切詩歌工作者的共通的目標。抗戰的熱情，燃燒在一切的詩歌工作者的心裏。一切的詩歌工作者向着一個共通的神聖的目標邁進。這是「八·一三」以來的詩歌工作上的第一個特徵。

第二，「八·一三」抗戰，使詩歌運動，在全國的每個角落裏，普遍地，發展起來。在過去，新詩歌運動，僅僅是局限於幾個大的都市裏邊。而且，它的發展，還是不健全。抗戰，使地方的文化中心發達起來。同時，在各個地方裏邊，新起的青年詩人，雖然是比較稚嫩，但是雨後春筍一般地，生長起來。在各種報章和刊物裏邊，所收到的投稿，以抗戰詩歌，佔最大數。詩歌運動的這一種普遍化的現象，是「八·一三」以來的

一個特點。就是因為抗戰把大部的青年的感情，都灼熱地燃燒起來。大部的青年，都要把詩歌作為他的表現形式。這一點，是說明了抗戰是詩歌的生長的原動力。

抗戰以來，我們的詩歌工作，是一天一天地，獲得了牠的有利的環境。在那一種有利的環境中，詩歌的生產，不止是在量上加強，而且是在質上加強。有的人主張說：抗戰以來，文藝作品，在質上，壞起來了。但是，那一種說法，就算是在別的文藝領域上是真實的話，在抗戰詩歌的領域中，則是不能適用的。一八·一三一以來，詩歌生產的質的加強，是一般所公認的事實。抗戰以來，我們的新詩歌，獲得了牠的廣汎的題材。在抗戰詩歌作品裏面，我們感到了，題材是相當地廣汎起來了。抗戰，把詩歌的天地擴大起來了。抗戰的展開，使詩歌工作者，對於現實的認識，

一天一天地，更加精確起來。同時，在詩歌的表面上，也是把自己的能力，更加強起來。這一點，從各個的詩歌工作者的作品裏，都可以找出證明來。譬如說，民的祭，雷石榆的烈女秋霞，克鋒的敵機的轟炸，比較他們的「八·一三」以後的作品不同，比較他們的「八·一三」以前的作品更不同。這一種情形，說明了：中國的新詩歌運動的生長過程。那就是說，中國新詩歌運動，是隨着抗戰的進展而生長的。那一種的生長，不止在量上，而且是，在質上；不止是在內容上，而且是在技巧上；那一種事實，是到處可以找到證明的。

「八·一三」以來，詩歌的工作，不管是環境上還有很多的障害，（發表上的困難，被別的文藝部門的歧視等等），但是，總算是有有力地開展起來。詩歌，從「八·一三」一爆發，就一躍在一切的文藝樣式的中間，

成爲最佔優勢的一種體裁。抗戰的爆發，使一切的不適於生存的文藝體裁都沒落下去，或者是銷沉下去，而使那些個適於生存的藝術體裁更有力地生長起來。同街頭劇，報告文學一道，抗戰詩歌，抗戰歌曲，得到了他們的蓬勃的生長。詩歌，在抗戰以後，就是一種支配的文藝體裁了。這是一種事實。而且，這是一種必然的事實。一定的文藝體裁，是一定的時代的一定的社會生活的產物。文藝體裁，是社會生活的必要所產生出來的。抗戰的必要，因產生了報告文學，街頭劇，抗戰詩歌等等的東西。抗戰爆發，民衆的愛國主義英勇主義的感情，一天比一天，激揚起來，同時，可歌可泣的事實，一天比一天，增加。在祖國的陸地和天空上，展開了民族革命的壯烈的詩篇。到處是血和肉造成的偉大的詩篇。到處是鋼鐵作成的偉大的詩篇。全民族的生命，燃燒成爲一首偉大的敘事詩。「八·一二」，

也就可以說，給中國造成了一個偉大的詩歌時代。到處，捲起了詩歌的鋼鐵的洪流。中國全圖。由於「八·一三」，變成了一首偉大的詩歌。一個偉大的詩歌時代，由「八·一三」給開始起來。由於這一種客觀的情形，詩歌運動，獲得到了牠的自由的活動的天地。這樣，「八·一三」以來，詩歌工作，能夠有力地展開，也就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了。

「八·一三」，開始了我們的詩歌時代。在有利的情勢之下，詩歌運動，有力地開展起來。但是，更因於中國的文藝土壤並不豐饒，而且，我們的種種的物質條件還不夠，所以，直到現在，抗戰詩歌，雖然在質和量上，都一天一天地加強，可是，離我們的要求的目標，還距離得很遠。這一種情形，我們不能不從客觀上的種種事實，去求我們的理解。直到現在，詩歌工作，沒有有力地達到一個更高的階段，一方面，不須說，是要

從詩歌工作者的主觀上去求我們的解答，另一方面，我們也是要從客觀的條件上去找我們的說明的。

直到現在，詩歌工作者，大部分，都還是站在比較地被動的地位，去反映現實：這是抗戰詩歌上的一個致命傷。在神聖的民族革命的戰爭中，一個詩歌工作者，是必須能動地負起他的艱苦的推動社會的任務來。詩人，應當是大眾的心靈的機師。如果一篇詩歌作品，僅僅是客觀現象的一種照相式的反映的話，它不會有什麼推動力。一篇詩歌作品，必須是由於詩人的強烈的抗戰要求所產生出來的客觀現實的正確的表現，它才能真正地有力。一個詩歌工作者，不是一個社會生活的攝影師，而是一個社會生活的表現者。他是人的心靈的機師，他要透過他的主觀的要求，表現社會，以之，推動社會。在這一種的情形之下，我們感到了詩歌工作者的任

務的重大了。但是，因為從「八·一三」到現在，詩歌工作者，始終沒有能夠克服清楚他的觀賞主義的態度，始終沒有能十分地對於抗戰工作爭取主動，因之，詩歌工作，沒有能圓轉自如地開展得很好。這一點，是值得我們詩歌工作者加以注意，而有力地予以克服的。

詩人，是社會的動物。詩歌，是社會的生產。「八·一三」以來，詩歌工作沒能深入，自然，是客觀現實所決定的。事實上，「八·一三」的抗戰，是如同火山一樣，驟然間，爆發起來的。同時，在詩歌上邊，也反映出來那一種爆發的現象。「八·一三」的詩歌，因之，是烽火式的，吶喊式的，怒吼式的，咆哮式的詩歌。譬如說，柳倩的那篇狂歡的交響，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裏，開始了一個浪漫主義的奔流。在全國中，這一種浪漫主義的奔流，隨着抗戰的展開，瀰漫起來。但是，在第一期抗戰

中，因為全面抗戰的展開不夠，那一些浪漫主義的詩歌，是很青春的，然而，大部分，還是相當地幼稚的。在這個時期裏，是有一些可愛的青年詩人，在活躍。譬如，辛勞、就是一個。那一些浪漫主義的詩歌，因為是爆發的，烽火式的，吶喊式的原故，雖然蓬勃是很蓬勃，但是對於大時代的形相的反映，始終還是不充分，那也就是說，在抗戰的初期裏，在浪漫主義的熱情中，對於現實主義的把握，還是不充分。自然，是因於客觀上的種種原故，但是，詩人的主觀上的種種問題，也是不能夠加以輕忽的。

緊接着，抗戰進入了第二期。在詩歌工作方面，也隨着時代起了進展。自然，我們很機械地把詩歌工作分成爲兩個不同的時期，是不對的。但是，在那兩個不同的階段裏邊，詩歌作品，在好些地方，確是不同的。在抗戰第二期中所產生的詩作，確是進步了。這裏，已不是吶喊式的詩

歌了。詩人更積極地參加了抗戰。過去所不能克服下去的觀賞主義，確是一天一天地逐漸被肅清。詩歌作品裏邊，形象的把握，確是進步了。抗戰詩歌，將要擺脫了一切的觀念主義的公式主義的殘滓。就拿着最近我們出版的五月和過去的時調比較起來，就可以對於這一方面獲得了我們的理解。把握現實的點上，我們確是感覺到了比過去深入了。我們的感情，比以先踴躍了。我們的情緒，已不是過去那樣地表面浮動的東西了。抒情詩，比以先成為有力的了。從客觀的描寫感情的衝動，觀念的吶喊達到了有骨有肉的抒情詩的地步，這不能不說是抗戰第二期的產物。廠民的祭，覃處謙的渡漳河，就是抒情詩上的良好的收穫。

「八·二三」的抗戰，使文藝大衆化獲得了他的有利的生長的條件。

文藝大衆化，雖然在「九·一八」以後，就被一些個朋友們提了出來，可

是，因爲客觀上和主觀上的種種的原因，終沒能夠好好地加以實踐。「八·一三」以後，由於抗戰總動員的必要，每個文藝工作者，對於文藝大衆化，都感到了非常迫切的要求。在抗戰詩歌的領域中，自然，也沒有例外。隨着抗戰的展開，詩歌工作者，對於詩歌大衆化的要求，也一天一天地強烈起來。抗戰以來，在上海，在廣州，在武漢，各個詩歌工作者，都對於詩歌大衆化起了強烈的要求。「八·一三」以後，在上海，詩歌街頭壁報，成爲各個人所心愛的一種工作。歌謠運動，在各個地方，也幹得很起勁。在廈門，廣州等等的地方，方言的歌謠的運動，被實踐起來。特別地值得注意的，就是詩歌朗讀運動的提出。詩歌大衆化運動，就是以詩歌朗讀運動的姿態出現了的。詩歌朗讀，在過去是早已提出來過，並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但是，這一次，確是在一種新的意義上，被提示出來的。

一般的詩歌工作的朋友，由於工作的展開，對於詩歌朗讀運動，越發地了解得清楚起來。詩歌朗讀以至被了解爲詩歌大衆化運動的基本路線。這一種詩歌大衆化的基本路線，因之，南至廣州，北至延安，在廣大的羣衆前邊，被詩歌工作者，給有力地執行起來了。實踐，使詩歌工作者，對於朗讀運動，更獲得了深切的了解。在抗戰的第二期中，在廣大的工人羣衆的前邊，詩歌朗讀，曾收到了很優良的效果。今後，如果羣衆運動能有力地開展起來的話，我們可以確信，詩歌朗讀運動，會更有他的有利的前途。雖然因爲羣衆運動的開展不夠關係，詩歌朗讀運動不能有力地展開起來，但是，在將來的有利的環境之下，我們不能否定牠的偉大的前途。這樣，詩歌朗讀運動的提出，在詩歌運動本身上，以至在民族革命上，都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的了。

「八·一三」給中國新詩歌運動，確定了健全的路線，中國的新詩歌運動，由於「八·一三」，產生出來的一些極健全的萌芽。青春的浪漫主義的洪流，奔放出來。詩歌大衆化運動，又來了一個有力的新的開始。到了第二期抗戰的時節，到了抗戰建國綱領發布出來以後，好像大多數的詩歌工作者，在情緒上，更加踴躍起來。浪漫主義的奔流，越發地現實主義化。於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更有機地連繫起來。一般的詩歌工作者，都了解到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是互爲表裏的東西。在這個抗戰建國的期間，在情緒上，必須是浪漫主義的，在認識上，必須是現實主義的。一個詩人，在他自己的時代中，應當是一個浪漫主義者，而，同時，也應當是一個寫實主義者。雨果是那樣，普式金也是那樣，惠特曼是那樣，魏爾哈倫也是一樣。一首詩裏邊，必須有強有力的浪漫主義的感情，同時，